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玄宗明皇帝

綱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書從之何議不悟也祿山之從之何議不悟也祿山之

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久有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

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

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

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

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哥舒翰入朝得未留京師秋七

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於是上稍寤始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在西安府臨潼驪山下唐太宗所

日清華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祿山專制三道盧河東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

之厚欲俟上晏駕見十卷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

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眾愕然相顧莫敢

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見上卷凡十五萬反於范陽見同命賈循守平盧見同高秀巖守

大同今山西大閱警眾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道名治直州縣望風瓦解上聞祿山已反乃召

宰相謀之楊國忠楊楊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轉去聲首詣行在見三三上

以為然安西節度見同范陽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諸東京即東都今河南府開府庫募驍勇挑馬

安祿山反

楊國忠揚
揭有得色

並度河計日取祿山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短河陽橋

見三八卷為守禦之備

○河橋為守禦之備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之主固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修仁一動喜佞樂諛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繼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文禍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為抑諛國忠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天下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謀亂之人駢首受戮影絕滅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鈔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為反已久畧無留難之意至于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帝還京師安慶宗祿山在京師尚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見上卷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

屯陝回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州祿山陷榮陽今河南開封殺其太守崔無詔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敗績祿山遂陷東

京留守李憺呈御史中丞盧弈死之高仙芝退保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南多陷制太子監國

紀衛土請命事遂寢可以不書矣其書之何哉聞也事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逆賊橫發朕當親征且機交急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

使太子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見上卷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衛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

霖雨完城浚深壕下池也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文曰真卿將兵防河津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真

卿道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司兵李平聞道微道奏之上始聞河北見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

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以財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

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饒陽府饒陽縣今直隸真定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祿山使

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還令誠數期以事于仙芝仙芝不從令誠

貴妃衛土請命顏真卿起兵討賊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李憺盧奕死節

顏杲卿起兵討賊

馬燧說賈

安祿山僭號

顏杲卿死節

入秦事遂言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教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

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

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

縣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者

兵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遜別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

奏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十年適至皆擒之

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盧龍今直隸密雲縣今順天府府屬州汲衛輝府彰德府六郡而已

杲卿又密使人入滎陽招費

上

馬燧說賈

安祿山僭號

顏杲卿死節

上

顏果卿罵安祿山

二人罵不絕口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郭子儀薦李光弼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哭廟起兵

李孝乞師顏真卿

遂陷賊執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果卿至洛陽祿山數上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果卿罵曰汝本營州見上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見上卷二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果卿師古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見上廣平今直隸廣平府鉅鹿今直隸趙州府順德今直隸保定府趙州今直隸保定府上谷今直隸懷柔縣保定今直隸保定府博陵今直隸博野縣文安今直隸文安縣魏縣今直隸大名府信都今直隸冀州府等郡復為賊守並去盧全誠見上獨不從思明等圍之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見上還朔方見上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見上以定河北見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見上卷

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破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今河南開封府討賊先是譙郡陽南今河南陽南縣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歸德府鹿邑縣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見四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今河南開封府與費贄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贄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贄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忽至城下巡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常甲而食裹瘡傷也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震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昌府今山東東平府恩縣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今河南懷慶府錢帛於彼以贍北軍昔討賊見四兵甲皆貽其庫竊計財足以三年原見上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

李華說顏
真卿書

郭李九門
之捷
郭李嘉山

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
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
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托。將為公西面之殲。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
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崞口。
崞山之口在山西。太原府崞縣西南。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
郡。俱見。以上。至於幽陵。順天府。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見十九。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在我為要在彼
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軍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今山東東昌府。兵五千人。軍於堂邑。今東
堂邑縣。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回時北海。今山東
府。太守賀蘭姓。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迎之。相揖哭於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見上。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赦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
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回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戰三
日。賊疲乃退。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瑒。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
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
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
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教我
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

哥舒翰靈寶之敗

內眼不識聖人明皇奔蜀

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見上走歸范陽。見上計未決。卷六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卷六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板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為不書賊之入關。繫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重罪國忠也。卷六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名。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潯上。潯水之上。在陝西西安府城東。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潯上軍隸潼關。見上名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今河南河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今河南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盛。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見上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今河南府靈寶縣西原。高平之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大陵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會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復姓歸仁等執翰降賊。俱送洛陽。見上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今山西華陰。今西安府馮平翊。今西安府上洛。今西安府防禦使皆棄郡走。卷六帝出奔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謀賞非為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卷六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今四川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既又命龍武大將

民獻編飯

郭從謹進言

留太子東討賊

軍陳玄禮整比齊也。六軍黎明，明而猶黑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

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攜攜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

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開元為相，數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

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見四二嚴遠，遠深

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見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

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今西安府興平縣次於馬嵬。委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衆怒殺之，未有書

罪宜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明日，至馬嵬，坡名在興平縣西驛將士饑疲皆憤於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

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樂也揭其

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貴妃上聞喧嘩出門慰勞，去聲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

「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對曰：

「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

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

妃於佛堂，意殺之與尸真同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

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號國夫人，亦貴妃姊走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縣令薛景仙誅之。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日明

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

如且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徐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

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

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

唐玄宗

涕泣跋也馬欲西建甯王侯謀與李輔國執鞚勒也馬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

收西北邊之兵臣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東京長安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

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卷見四三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太子之子亦勸太

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傲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見上馬從太子諭之

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臣帝至扶風見上上至扶風見上士卒流言卷見三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今四川

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昏耄冒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

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同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

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供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

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臣

太子至平涼今陝西平涼府帝至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以崔圓同平章事臣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臣賊將

孫孝哲陷長安臣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見上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

十人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見上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瓘見上等皆

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實賄為事

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臣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見上不克

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見上留王甫府守常山劉正臣平節將襲范陽見上未至史思

明擊敗之臣帝至晉安今四川保甯府劍州以房琯管同平章事臣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見上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瓘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當

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意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均代之均拜謝既而不用故均懷快快圖秋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貶義自見矣初太子至平涼朔方

見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即靈州兵食完

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今陝西都隴臨兆府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於

太子會河西見同上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至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

室幃帳皆徹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冕之命傳位太子之命不許多上

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

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

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

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求之爾唐高祖唐高祖唐高祖唐高祖

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

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圖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

下節制圖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識遠也馬冕之發也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圖上皇至巴西

川成都今陝西以崔渙同平章事章見素為左相圖李泌至靈武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為不書初京

兆今陝西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斬奇春今湖廣黃後隱

同監易知錄卷五十五唐玄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張巡擊走
令狐潮

設像斬六
將
葉人縋城

面中六矢
不動

蠟丸達表

郭李並同
平章事

茅土

居穎陽見二十上有馬嵬見上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見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

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上皇至成都

見上卷蜀圖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見上令狐潮見上攻雍丘見上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聲苦如平生潮

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

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中矢盡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斬也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

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送之今問之乃大驚還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

分別其眾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圖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回真卿

聞李光弼下井陘見上即歛軍還平原見上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見上軍事以蠟丸達表以蠟丸而置

蠟書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領河北採訪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

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圖八月以鄧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

留守並同平章事回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至靈武靈武威始盛而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今直隸河

河間今河間府兵五千赴太原今山西太原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見上平四海則無

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社之土各

其國燹以黃土且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天以

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燹四方之義

回紇吐蕃
請助討賊

雷海清擲
樂器於地
安祿山大
索長安

皆薛景仙
之功

官賞功有二害。非一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綠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頒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回紇見四二吐蕃見四八遣使請助討賊。自不容釋。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回賀

衣白山人

刻乾樹鵝
為子

上皇賜張
良繡七寶
鞍

建甯王喜
極而悲

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儼為元帥。諸將皆屬侯。聞之。謝泌曰。此固侯之心也。上與泌出行。上聲。視也。軍士指之。竊語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侯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見四二。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見四二。遣使徵兵回紇。見上。帝如彭原。見上。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今陝西慶陽府甯州。侯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是庸調。見四二。亦集可以膽軍。上從之。至彭原。解舍。官舍。陝隘上與張良娣。見十五博。見六卷。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平聲。刻乾。干樹雞。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華陽范氏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當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寶冊至自成都。章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莫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致堂胡氏曰。置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誰欺欺天子乎。

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天下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於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擊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

制諫官言
事勿白宰

房瑄陳濤
料之敗

房瑄用車
戰

張興死節

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見上卷奈何於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必以為用章
妃之故見上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家藏專權如妹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諫
王敦故事踞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己是以天子而讐匹夫不亦偏乎天下大物也
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王敦見三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耶一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德李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也明天子以四海為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
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此明天子以四海為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
塵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明冬十月朔日食既明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皆人主中
則其台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遣李泌開明年未年也其後無不應者於是帝方即中
已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為之戒也至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明加第五琦山南見四二等道度支見四四

使目琦作權鹽見十四卷法用以饒明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績明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
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見上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見三二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
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見四三今房瑄
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疏之瑄請
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葉落河初安祿山養同羅異契
曳落河胡語曳落丹華言壯士也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今陝西西安之陳濤斜瑄
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休去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
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華陽范氏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疏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疏而猶以
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
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見上諸郡饑陽禪皮將張興死之明史思明陷河間景城俱見上又使其將攻平原見上顏

張興說史
思明

李泌料敵

以兩軍繫
四將

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見上博平見上皆陷之進圍信都見上烏承恩以城降饒陽見上裨將也張

興力舉十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

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

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

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莫見左傳裏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

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思明還博陵見上回紇見上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見上

破之綱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綱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

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

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見上出井陘見上郭子儀自馮翊見上入河東見上則思明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俱見上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教子儀勿取華陰見上

卷使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見上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

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為范陽節

度大使並依傍塞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見上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俠謂泌曰先生舉俠於上得展臣子之效

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俠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俠不從綱張巡見上移軍寧

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與賊將楊朝忠戰大破之綱于闐同寘見上王勝將兵入援綱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

千人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凡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一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安慶緒殺
祿山

殺建甯王
侯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

丁酉肅宗二年大書唐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

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見上卷

緒殺祿山不書殺賊之也故太子臨事謀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

復覩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小不如意動加鞭撻或有時而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鞭撻閻豎

李緒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慶緒從之又謂緒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緒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緒兒持刀直入帳中斫的

刀斬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殺建甯王侯

而下有此書肅宗之聞李輔國本飛龍飛龍廐見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

寵陰附之建甯王侯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侯恨不得為元帥見上卷謀害廣平王見同上怒賜侯

死於是廣平王傲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泣曰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致堂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說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

越巨寇猶存已棄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帝如保定今陝西平涼府涇州賊將尹子奇寇睢陽見上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見上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

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見上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見上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

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

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去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

郭子儀平
河東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明皇遣中
使祭張九
齡
張巡擊走
尹子奇

郭子儀清
渠之敗
刺蒿為矢

已戰鬪善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鳳翔郭子儀平河東見上卷賊將崔乾佑敗走鳳翔郡今陝西二月帝至鳳翔鳳翔郡今陝西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俱見四九西域兵皆會江淮庸調見上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見上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見同上卷溫清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棄遠敵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果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見上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西京長安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使思明守范陽深惜之也

三月裴冕章見素罷徵苗普卿為左相見上上皇遣中使祭始興今廣東韶州文獻公張九齡見二三能制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見四九為去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見上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見上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歎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又合

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見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日嚴

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若盪反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

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十餘人巡欲射石子奇而不識剡鹽上聲蒿為矢中去聲者

喜謂巡失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齊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

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溝敗績初關內見四二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見上卷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